



“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小丛书

# 资本家的鬼花样

ZIBENJIA DE GUIHUA YANG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小叢書

# 資本家的鬼花樣

本 社 編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## 資本家的鬼花样

本社編

李宁远 繪圖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社0082 (中、高)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1 2/3 字数23,000

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2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16

定价：(4)0.10元

## 告小讀者

《不可忘記階級鬥爭》這套小叢書，是編給小學中年級和高年級的小讀者看的。為什麼要編這樣一套書呢？

我們新中國已經建立十五年了。十五年前，現在在小學讀書的小朋友，都還沒有出生，對新中國誕生前的舊社會是個什麼樣子，知道得很少，或者一無所知。在舊社會里，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對農民、工人進行野蠻的、殘酷的剝削和壓榨，他們用血腥的雙手霸占了農民的千萬畝良田，在千百萬農民的白骨堆上築起了高樓大廈；他們雇用工人勞動，用盡各種毒辣的手段進行剝削，使自己變成大富翁，而勞動人民則過着苦難重重、不如牛馬的生活。同時，舊社會的反動政權，又代表剝削階級，對勞動人民進行政治上的迫害。對於過去這些階級壓迫、階級剝削，我們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忘記掉。在我們當前的新社會

里，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，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并没有死心，他们仍想骑到劳动人民头上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，并学会识别牛鬼蛇神，向他们进行斗争。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小丛书的目的。

这套书里的故事都是真实的，每一个故事前面，都附有阶级压迫、阶级剥削的物证。这套书将分成十几本出版。

在《资本家的鬼花样》这本书里，集中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种种残酷剥削手段，和他们发家致富的罪恶事实，戳穿了他们所说的“劳动起家”、“勤俭起家”的骗人鬼话。

編 者



## 目 录

告小讀者

手上的仇恨 ····· 1

“药老虎”的騙术 ····· 12

“关約书” ····· 24

“~~某某~~” ····· 35

牌子上~~的~~花样 ····· 46



## 手上的仇恨

在旧社会里，资本家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用双手劳动创造出来的。可是，资本家不但吞噬(shì)了工人的劳动果实，还要“吃”掉工人的手指。照片上这只手的断指，就是被资本家“吃”掉的……

解放前，在上海西康路上，有月〔bàn〕小小的永福元五金厂。老板周錫生，原先是个地主，后来他在上海凑了一点錢，租了一間小房子，雇了两个老工人和三、四个童工，弄起了这月小工厂。他把在紗厂当“拿摩温”的老婆沈杏娣叫了回来，做监工头。到上海解放的时候，这个厂扩建的厂房有六百多个平方米，雇用了一百五十个工人、学徒，拥有电动车床、冲床、刨床、钻床三十多台，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大量财产的工厂。

那么，这个厂的资本家是怎样发财起家的呢？

和世界上所有资本家一样，这个厂的资本家也是吃了工人的肉，吸了工人的血，才喂饱了他自己的；他的财产，都是工人用双手劳动創造出来而被他剝夺了去的。

这个厂的资本家最残酷的剝削手段，是雇用大批包身童工。解放前夕，这个厂一百五十个工人当中，包身童工就有一百二十七名。他們大多是从乡下被招騙来的，年紀一般都是十二、三岁。

资本家招收来了大批童工以后，首先是延长工





作时间,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。那时厂里规定,凡是童工,一律从早上四点多钟开工,到夜里十一、二点钟歇工,实足足要做十九个钟头。老板娘沈杏娣,每天天还不亮就起床,打开收音机喇叭,同时高声念着“阿弥陀佛”,故意吵得童工睡不着觉。接着她一手拿着念佛珠,一手拿了鸡毛掸〔dǎn〕帚,走到童工们睡觉的统铺旁边,对着起床动作较慢的童工,“啪啪啪”按次序打下去,一面嘴里喊着:“小死人,懒死人,都快给我起来!太阳爬上屁股了。”童工们被她逼迫着起了床,脸也没洗,跑到机器旁边,“蓬蓬



蓬”踏起冲床来，开始了一天的奴隶生活。

中午，童工們就在机器旁边吃饭；一放下饭碗，又得马上干活。这时老板娘却舒舒服服睡午觉去了。到了晚上呢，童工們連續做了十几个小时，个个累得腰酸背痛，抬不起手脚；可这时老板娘却神气十足地来监工了。要是誰打瞌睡，她就拿了鸡毛掸帚往誰头上抽打，碰到誰完不成老板规定的生活，也要被老板娘毒打一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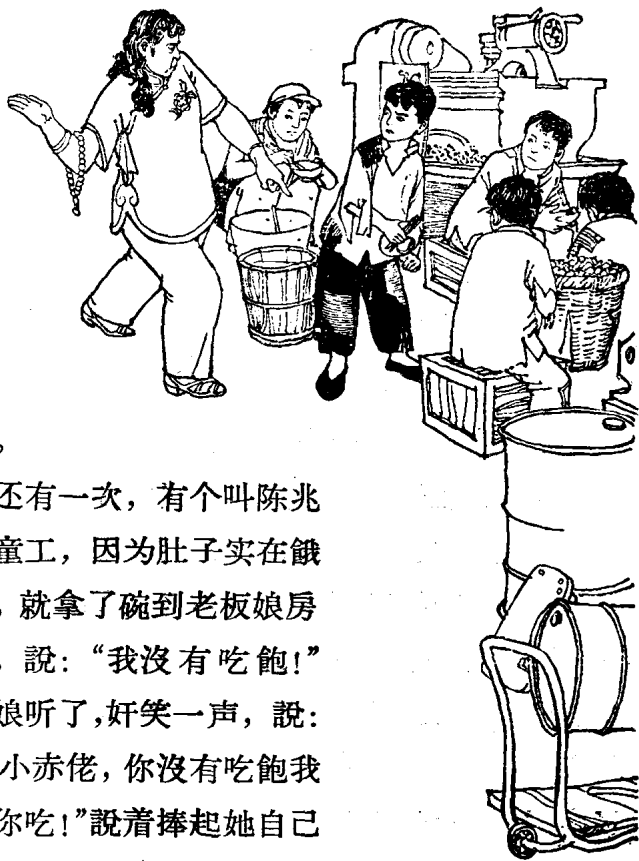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一个叫丁林富的童工，做一种手表带上的零件，因为鋼皮很薄，生活难做，没有办法完成老板规定的数量。夜里歇工以后，丁林富累得一头倒在床上，却忽然被老板拖了下来。老板罵道：“小赤佬，你倒定心睡觉了，这不是存心給我搗蛋！”一边罵，一边拿了一根皮带，猛力往他身上抽打。丁林富光着膊，只穿了条破烂短褲，被打得渾身是一条条血痕，痛得在地上打滾。

这时候，站在旁边的老板娘沈杏娣，忽然变作一只“笑面虎”。她见老板打得乏了，就拉住老板手里的皮带，假惺(xīng)惺地說：“林富，赶快去做吧。不

然更要倒霉了！”老板娘拉着丁林富走到工作台旁边。又矮又小的丁林富流着眼泪，缩着身子，在阴暗的灯光下，又“蓬蓬蓬”干了起来。老板一边收好皮带，一边恶狠狠地说：“明天下班前，你不做好一万四千节表带零件，我要你的狗命！”……

资本家为了从学徒身上刮更多的油水，还有更残酷的手段：长期不给童工吃饱肚子。每天，童工们吃的粥像米汤一样稀薄，能照出人影儿来。而且老板规定八个童工吃一小桶薄粥，吃完了不能再添，吃不饱只好饿肚子。童工们每天过粥的小菜常常是一撮〔zuǒ〕盐，用筷子沾沾，有点盐味就下肚了。到了夏天，老板娘叫童工到垃圾箱里去拾西瓜皮，切成小块，放上盐给童工当小菜吃。

这还不算，更加毒辣的是，每天早上，老板娘总要故意多烧七、八木桶粥，放在她房里。夏天天热，到了中午，粥发馊〔sōu〕了，她才拿出来给童工们吃。这样，可以使童工们少吃或不吃。有一次，一个童工拿了发馊的粥实在吃不下去，老板娘就瞪起眼睛说：“为什么不吃？”伸出手掌，“啪，啪”打了他两个



耳光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个叫陈兆祥的童工，因为肚子实在餓得慌，就拿了碗到老板娘房里去，說：“我沒有吃飽！”老板娘听了，奸笑一声，說：“来，小赤佬，你沒有吃飽我端給你吃！”說着捧起她自己吃的一鋼精鍋又厚又白的粥，跑到楼下来，在车间里当着許多童工的面，盛了滿滿

一碗，放在陈兆祥面前，叫陈兆祥吃。她看着陈兆祥吃完一碗，又给他盛满了一碗，这样，两碗、三碗、四碗……陈兆祥实在吃不下去了，可是老板娘还是硬逼着他把满满一铜精锅子粥吃下去。粥是吃完了，陈兆祥却胀着肚子怎么也站不起来了。

“干活去！”这时老板娘一下子露出了凶相，硬是逼着陈兆祥去干活。陈兆祥站也站不起来了，怎么能干活呢？“你吃倒会吃，做倒做不动！”老板娘骂着，举起手拚命地朝他打了起来。

从此以后，童工们即使饿得身子发抖，再也不敢说个“饿”字。

童工们白天黑夜地干活，用双手创造了大量财富，都被资本家占为己有。童工没有工资，每月得到的是刚够理一次发的“月规钱”。童工个个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不成人样。而且，就连童工们为资本家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双手，也保不住要被资本家“吃”去指头……

是这样：虽然工厂发展了，扩大了，资本家发了大财；但是资本家的贪财欲望是无止境的。资本家为

了賺更多的錢，对机器从不肯花錢修理，机器上也沒有安全防护設備，工人的劳动条件十分恶劣，常常发生流血的工伤事故。

有个十五岁的童工，叫王才寅〔yín〕，他的两个手指被机器軋断了，但是骨头还没有全部断下来。老板娘看见了，硬是逼着他用剪刀把骨头剪断。剪断后，用油布包扎一下，老板娘又当场逼着他用另一只好手干活，結果王才寅痛得昏倒在车间里。王才寅昏倒后，童工們把他抬到擱楼上，他不吃不喝，老板也不給他医治，过了一星期，在王才寅就要死的时候，老板对童工們說：“軋掉个手指不会死的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！”这时正好有辆垃圾车从门口走过，老板就逼着工人把王才寅撵进垃圾车，一面欺騙說：“送他到医院去治疗。”結果王才寅在半路上就死掉了。

还有一个十岁的童工，叫繆〔miào〕福兴，手指被机器軋伤，老板娘拉着他的耳朵，拖进佛堂間去說：“到五金厂来做学徒，不軋掉手指是不能滿师的，这是做老师傅的記号！来来，我用剪刀給你修修齐，干

起活来也利索！”話一說完，她就一手捏住繆福兴那只流着血的手，一手拿起一把剪刀，“咔嚓咔嚓”剪起骨头来。可是剪刀鈍〔dùn〕，



剪刀口軋住了繆福兴的手指骨，痛得繆福兴满头大汗，呼喊救命。老板娘咬咬牙，又猛力剪了三下，骨头还是剪不下来。她灵机一动，就逼着站在旁边的一个童工說：“把车间里剪铁皮的大剪刀拿来！”大剪刀拿来了，老板娘对满头大汗、脸无人色的繆福兴說：“福兴，你不要看，熬点痛，剪掉了，让菩〔pú〕薩〔sà〕保佑你！”說着拿起大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繆福兴的手指被剪去了。老板娘随手往香炉里抓了把香灰，涂在繆福兴的断指上，再給他涂上点车油，用破

布包扎一下，然后摸出一些零錢往地上一丢，說：“好了！小赤佬，买根油条去补补血吧！”

就这样，这只本来可以医治的手指，被惨无人道地剪去了！

难道說，这是被机器軋掉的嗎？不！这是被资本家吃掉的，是被万恶的旧社会吃掉的！解放前夕，这个厂里的一百五十个工人当中，被机器軋掉的或被资本家截(jié)去手指的人就有一百二、三十名，占百分之八十以上。前面照片上那只截去手指的手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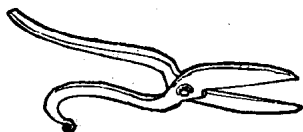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了，这个厂的工人获得了新生。解放后，党和领导上特别关心这个厂的童工。一九五一年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組織——工会，一九五二年进行了民主改革，初步把老板的凶焰压了下去。工人們的劳动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；解放前在这里得了肺病的三十多个工人、童工，个个得到了治疗；有的还进了工人疗养院。全厂工人的工資也进行了合理調整，工人生活得到了提高。现在每台机器都安装上了安全防护設備，逐步实现了机械化、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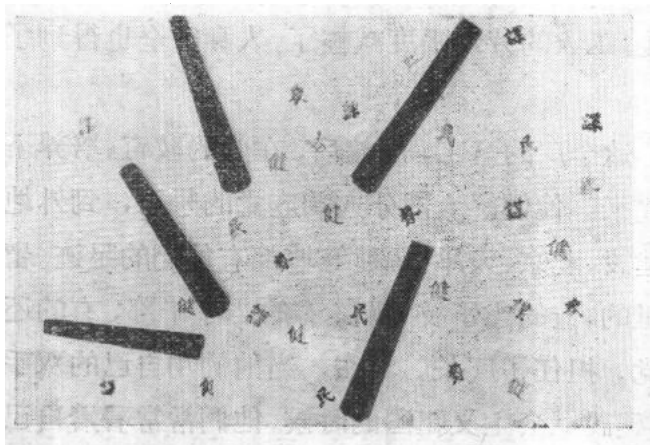


动化；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，人身安全也得到了保障。

这个厂的童工，解放后，在党的教育、培养下成长起来。他们绝大部分人响应党的号召，到外地参加建设，北京、天津、福建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。留在厂里的，有的当了技术员，有的当了干部，有的还入了党，担任了厂长。现在，当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，他们常常看着自己的手，悲愤地说：“这是阶级的仇恨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啊！”

石会文根据《童工血泪》一文改写





## “药老虎”的騙术

解放前上海“徐重道国药号”老板，人們管他叫“药老虎”。“药老虎”有五个木图章，刻着五个字：謀、民、众、健、康。如果把这五个字作一番解释，那么，它只能是一个大大的“騙”字。现在就来看看这个“药老虎”到底是怎样施行他的“騙术”的！

## 老太太和木图章

“徐重道国药总号”設在爱文义路(今北京西路)上,是月六开間的鋪面。一天,有个鬚发灰白的老太太,拿了药方,到这里来配药。从她那憔悴〔cuì〕不安的眼神里,可以知道,她家里一定有着一个重病的人,正急于用药。

配药师傅按照药方,把一样样药料配妥,准备递给老太太。这时候,资本家的一个亲信走了过来,他看看老太太,又看看药方,脸上忽然浮上一层奸詐的笑容。接着他从摆着五个木图章的紙盘里选出了一只,重重地敲在药方左上角上。



这个字是个“謀”字。

按照这个“謀”字，他們要收老太太两块大洋！

“什么，要两块大洋？！”老太太大吃一惊。她伸出干癟〔biě〕的多皺的手，往衣袋里摸錢。可是摸遍所有衣袋，也无法湊足两块大洋。老太太不由得渾身抖索起来了。

是的，这样一帖〔tiē〕药料，根本不值两块大洋。两块大洋相等于一般职工半个月工資啊！那么，資本家为什么要收老太太两块大洋呢？这里，就說說这五个木图章的来历：

資本家經營中药，利潤极厚，一分本錢，三分五分利潤不足为奇。当时行业中有一句話：“吃的黃連飯，穿的桂朴衣。”意思是指經營“黃連”、“玉桂”、“厚朴”等中药都是好生意，利潤大。但是資本家貪得无厌，有了极厚的利潤，还要处心积虑地向病家敲詐〔zhà〕錢財。他叫亲信去刻了“謀”“民”“众”“健”“康”五个木图章，对职工說：“你們做生意要活絡点，对衣着好的人，药方上敲个‘謀’字，药价开大点；对衣着一般的敲个‘民’字，也好敲一些錢……”



敲“康”字，在資本家說是收錢最少的，但其中的賺頭还是很大。同样一种药料，如果敲“康”字算二元一两，那么敲“健”字就算四元一两，敲“众”字算六元一两，敲“民”字算八元一两，敲“謀”字算十元一两。“康”字是很少用的，大多数是敲的“謀”字和“民”字。

老板和他的亲信善于察顏观色，从药方上和买药人的表情上，可以知道病家病情之輕重。病重的，因为急于用药，跑不了生意，讲不得价錢，就敲个“謀”字，狠狠詐一笔錢財。那时有个叫“张聋聾”的医生，是看伤寒等急症的名医。当时生这种急病的多是劳动人民。徐重道老板一看到“张聋聾”医生开来的药方，就知道是急于用药的，就非敲一笔竹杠[gàng]不可。

眼下，資本家的亲信觉察到这个老太太也是急于买药的，怎肯放过她呢！

这个老太太，家境貧寒，沒儿沒女，如今老伴得了湿温伤寒症，病情危急。买药錢不够，只得跑回家去东借西湊，湊足了再来买。以后她又借了一些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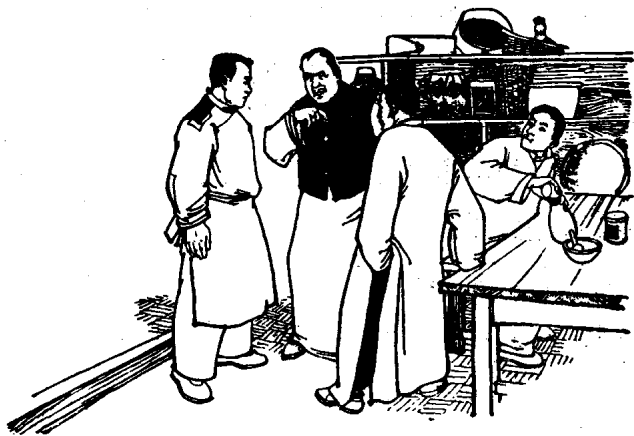
买药,但是没有几次,钱就被黑心肠的徐重道老板敲光了。从此,她家债务累累,生活愈加困苦。老伴的病也愈来愈重,过了不久,含恨身死了。

她的老伴死了!是病死的吗?不,是被徐重道老板——这个黑心肠的“药老虎”“敲”死的啊!

### 挂羊头 卖狗肉

“药老虎”刻图章诈钱财,是他施行“骗术”的一个方面。更毒辣的是他经营药材以假充真,挂羊头卖狗肉,不惜危害病人健康。

有一天,职工王占华到加工车间去,脚一跨进



门，忽然看见资本家的亲信拿着一只罐〔guàn〕子，往盛着麝〔shè〕香的瓶子里倒什么。王占华感到诧异，上前去问他：“你倒的是什么？”

“盐卤〔lǔ〕。”

“啊！盐卤！？”王占华不由得大吃一惊。麝香是一种相当贵重的药材，而盐卤则到处皆有，不值分毫，而且这样掺〔chān〕假充真，岂不是严重威胁病人的健康吗？“啊，不行！不能掺放盐卤！”王占华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谁说不能掺放盐卤？”这时经理走了进来，弹着眼睛说道：“这是老板叫放进去的，谁敢说敢不放！”

王占华闷了一肚子气，但是他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普通职工，他有什么办法呢？

过了一会，老板也来了，嘻笑着说：“盐卤重量大，又便宜，放一些进去，谁能知道！”然后他又对配药师傅说：“你尽管大胆做好了，药料磨粉做丸药，神仙也难识真假！”

看！资本家只要发财，只要赚钱，他什么都会干！他哪里还顾得别人的死活呢！

有一年夏天，老板看到劳动人民中暑的很多，就“发明”了一种“甜汁金銀花露”。当时他在各电影院大做广告，不少人上了他的当，来买这种药，于是他的生意一时大发。按规定，这种药是用蒸汽水做的，可是老板见生意好了，就对职工說：“金銀花露来不及用蒸汽水，放点冷水和糖精就行了。”职工不同意，要他照方配制，他却說：“你晓得什么？上海人吃噱[xué]头，只要每个人上我一次当，我徐某就可发大财！”有些顾客上了他的当，紛紛揭露他的罪行。有次，职工王占华整理退回来的空瓶，发现顾客写来了这样一张紙条：

“不灵不灵，內有糖精；

滑头店家，卖不出好东西！”

其实，那时候徐重道老板卖出去的坏东西多着呐！如治咳嗽的“枇杷膏”，配制时药和糖都有一定比例，他却以利潤为标准，药价貴时，就多掺糖，少放药；糖价貴时，就多放药，少掺糖。“虎骨木瓜酒”是治筋骨酸痛的药酒，有祛[qū]风活血功效。处方中有虎骨胶、木瓜、紅花等十几种药品。老板說什么：“这酒



是吃白相的，只要飲了能醉就达到功效了。”于是他  
把药料全部减掉，只把生黄枝子打碎泡在水里，掺入  
土烧中，加点糖精，看来颜色好，味道甜，可是治疗效  
果一点也没有。

老板如此偷工减料，挂羊头卖狗肉，害了病人，  
肥了自己。每当他看着白花花的大洋流进他店里时，  
他得意忘形地说：“真是种田靠天，生意靠骗啊！”

### “优待券”和代客煎药

有一天，徐重道老板把临时工龔元华叫到房里，  
对他說：“从现在起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，給你辆自  
行车，到外面去兜圈子。看到弄堂口、马路上有医生  
招牌，你把它抄下来，几弄几号，叫什么名字，拿来給  
我。”

从此，这个临时工的自行车跑遍了上海大街小  
巷。一个个医生的名字，出现在老板面前了。老板  
就把他們編了“一〇一”、“一〇二”等代号。

过了沒有几天，这些医生面前出现了各式各样  
的礼物：名医是皮貨；一般医生是扇面、雪花膏；业务

清淡的医生是水果糖，等等。伴随着礼物而来的，是一迭〔dá〕迭长方形的“优待券”，上面印着“徐重道国药号”字样，还印着“誠心为病家服务，七折优待”等文句。

不用說，这“优待券”和礼物是徐重道老板送的。老板知道，病家看病都要經由医生开方；医生受了礼物，情面难却，开好药方，順手递給病家一张“优待券”。这样徐重道老板就招徠〔lái〕到了大批生意，他就可以騙取更多錢財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“公共租界”和“法租界”人口剧增，因为居住条件不好，患病的人渐渐增加。徐重道老板灵机一动，认为这是推銷积压次药的好机会。他在上海的大街小巷、电车上、报刊上、电影院里，大做广告：“徐重道国药号，首創代客煎药，随接随送，日夜服务”。有人看了广告，貪图方便，就把药方往徐重道店里送。

徐重道老板站在店堂里，看着顾客把药方送进来，脸上总是堆着假笑：“你們放心好了，我們选料道地，配制认真。马上就煎，煎好就送。”顾客出了门，他

却逼迫着职工把那些霉药、坏药放进药罐里去……

后来，上海設立了許多难民所，老板又动出了鬼脑筋，和这些难民所的主持机关勾結起来，把为难民煎药的生意全部包下来。他对煎药师傅說：“现在店里代客煎药忙啊，凡是难民的药，一律到夜里十一点钟以后煎，反正是施舍的，救济的！”他又到店堂里对配药师傅說：“难民药方一来就是一百张，你們来不及称，不要称了，用手抓两把算了。”

生病的难民有的吃了药不见效，有的还来不及吃药，就惨遭死亡。可是老板眼看着煎药生意愈来愈好，霉药、蛀药、坏药暢銷一空，乐得心花怒放，又禁不住說：“真是种田靠天，生意靠騙啊。”

### 二十只銀角子

徐重道老板，初到上海时，他身边衣袋里只有二十只銀角子。怎样用它发家呢？他說：“若要发，众人头上刮！”后来他向熟人騙了一些錢，租了两間房子，挂上“徐重道国药号”招牌。他沒有学过什么医，竟在自己的小店里，一面卖假药，一面做假医生。

他依靠“刮”“騙”“詐”等一系列剝削手段，“家”越来越大，后来在旧上海市区開設的分店有十一间，还开了药酒加工厂、制药厂、制胶厂、药材行等等。

徐重道老板常常宣扬他自己为人“正直”，夸耀自己的店是“良心店”，徐重道是以“道德”为重，为民解除苦痛。难道果真是这样嗎？不，从上面这些残酷的事实中，不是彻底地揭开了这个剝削者的丑恶面貌嗎！

在“药老虎”的辞典里，只有一个大大的“騙”字；“药老虎”的发家史，是一部残酷的剝削史！

### 新药店 新作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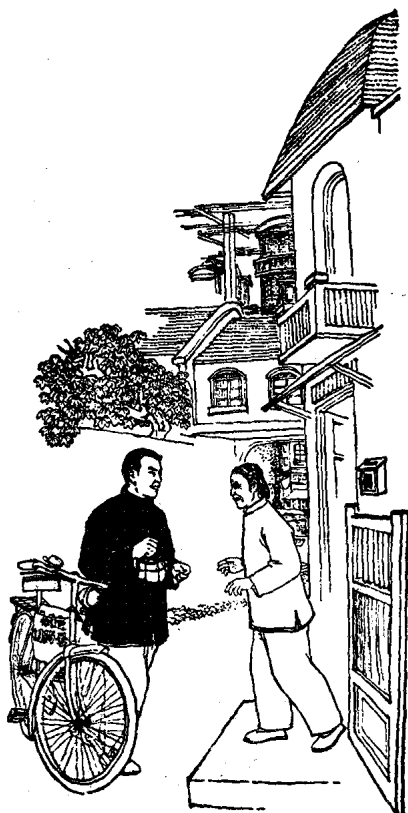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了。解放初期，徐重道老板劣性不改，继续偷工减料，危害病人，店里职工在党的领导下，向老板展开了斗争，列举大量事实，揭穿了老板的严重违法行为。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，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人民政府为了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，在国药企业中，提倡实事求是的经营作风，提高了服务质量。进药、配药、煎药、送药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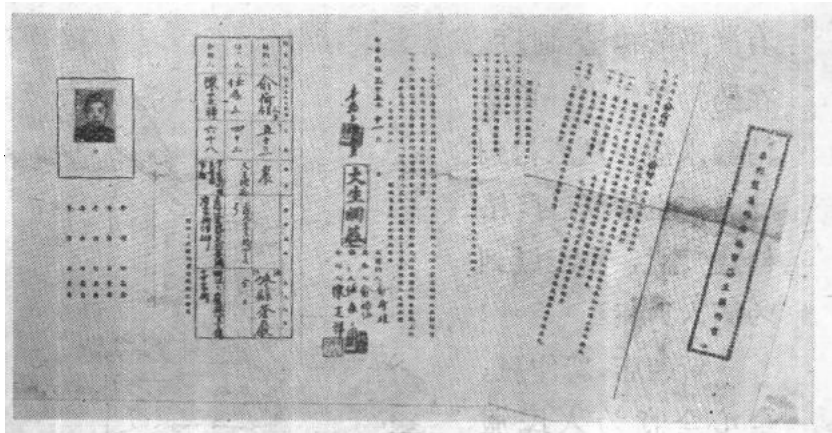
有严格的检查制度。在药物质量上，更是精益求精，从原料到成品，也要经过严格检查复核，真正做到为病人负责。

新药店，新作风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如有个病人，需要服用石榴树根，但这种货物，药店是不备的，为了满足病人需要，店里派出三、四个职工，几经周折，从乡下采购回来，送到病人家里。病人深受感动。

想想过去徐重道这黑店，看看现在徐重道国药号新面貌，真是两个世界，两种景象。

张文显 编写





## “关约书”

上面是张“关约书”。学徒进厂之前，要在这上面签字画押；学徒进了工厂，就像进了牢笼，受尽资本家剥削和压榨。“关约书”是学徒的卖身契〔qi〕；“关约书”是学徒的血泪书；“关约书”实际上是“关押书”！

## 身未进厂 先受剝削

解放之前，上海大隆机器厂资本家每收一个学徒，都要强迫填写一张“关约书”。

学徒还未踏进厂门，就得根据“关约书”第三条规定，预先交纳杂费十元，制服费六元。这是资本家对学徒的第一步剝削。就以六元制服费来说，在当时，资本家只发给两套制服，而这两套制服价值不过三元，另外三元就被资本家装进了腰包。

根据资本家规定，学徒进厂时，还要买一块多钱的香烛〔zhú〕给资本家叩头。说也奇怪，学徒买香烛要到资本家指定的一个杂货店——“永安香烛店”去买。而买来的不是香烛，是一张约二寸见方的纸头——“烛票”。学徒只把“烛票”交给资本家。

资本家为什么要张“烛票”呢？原来，每一年，资本家要收几百个学徒，就是说，要得到几百元钱的香烛。但是学徒向资本家叩头是一批批进行的，每一批只要一、二副香烛就够了，其余香烛不就多余出来了嗎！爱财如命的资本家，眉头一皱，生了一条发财

之計，于是就規定要學徒買“燭票”交給他，然後他拿了“燭票”向香燭店換回現錢，這些現錢也就進入了他的腰包！

這真是：人未進廠，先受剝削。據計算，當時資本家每收一個學徒，以所謂“雜費”、“制服費”、“香燭費”等名義，可以毫不費力地撈進大洋十多元。每一年收進來的學徒有三百多個，這樣，資本家剝削的錢就達三、四千元。

### 身在牢籠 備受折磨

資本家雇用大量學徒，最殘酷的是通過學徒的勞動，榨取學徒血汗。那時候，資本家雇用一個學徒，比雇用一個老師傅，可以少付出三分之二的費用，獲得更多的利潤。資本家表面上規定學徒每天做十個小時，可是實際上，學徒在下班之後還要擦機器、掃地、做零活，早上還要打雜差，每天總要做十四、五個鐘頭。工頭的辦公室設在車間里，三面是玻璃窗，專門監視工人、學徒干活，誰要是做得稍慢一點，資本家和工頭就會突然出現在他背後，抽出藏在



袖管里的十二寸长的鋼皮尺，像刀斬一样，朝他头上、脸上劈去。資本家还經常用紅木戒尺打学徒的手心，用双股藤条抽打学徒的面頰，用洋伞柄勾学徒的头頸。

資本家逼着学徒如此卖命，学徒每天所得到的工錢只有二角

三分，扣除伙食費二角，只剩下三分。例假、病假沒有工資，但是伙食費还得照扣。因此，如果生一天病，就等于七天白做；如果生上半个月病，至少要半年不能“天亮”。另外，資本家不問你是不是在厂內理发，还得每月扣去理发費二角，这样，学徒



就是天天干、干到月底，拿到的工資，連买肥皂、草紙都不够。所以在当时，学徒終年穿不上鞋袜，即使在冰天雪地的寒冬腊月，他們也是只能拖一双自己用木板釘成的木屐〔jī〕；他們穿不上棉衣，能够穿上三件单衣御寒已經是不錯了。他們住的地方是泥墻瓦房，在一間亭子間大小的房間里装上三层鋪位，每层睡九人，共睡廿七人。睡的时候要弓着身子钻进去，要是坐着連身子也直不起来。

学徒进了工厂，被剝夺了一切自由，平日連厂门也不能跨出一步。“关約书”第八条写着：“非本身父母及本人婚丧事項不得借故請假外出。”后来强盜发“善心”，改为学徒进厂半年后，两星期給假一次。但是就是在給假的日子里，也不能自由出厂，誰要出厂，第一，要为資本家干几小时零活；第二，必須經過五道关口审查，由正副領班、工头、管理員、主任等在“出厂单”上盖上五个許可图章。同时，資本家规定出厂的学徒必須在当天晚上八点钟以前回厂，否則这个学徒就要挨打、受罰、被开除。

厂里有个姓蔣的学徒，进厂一年多了，从沒有被

准許出厂过。有一天，他得知表兄要結婚，又得知自己在乡下的亲属到上海来了，正住在表兄家里。这个学徒是多么想见一见自己的亲人啊！

这天星期天，正是休假的日子，他利用这机会到表兄家去。学徒在厂里就像坐牢一样，終年不能见到天日，现在他见到了亲人，把一肚子苦向亲人傾訴，談着談着，時間不知不覺地过去了。

到了傍晚，这个学徒一看時間不早了，拔腿就往厂里跑。跑到厂门口，已經八点十五分，忽然給替資

本家管门的狗腿子拦住。狗腿子說是超过了時間，硬要他把名字写下来。

第二天，資本家得到狗腿子的报告，气势汹汹地跑到车



間里來，問那個學徒說：“你為什麼要遲歸？向誰請假的？”那學徒說：“我不知道……”原來，這個學徒從未出廠過，根本不知道履行出廠手續。

“給我罰跪！”資本家暴跳着，一把抓住學徒的衣領，拖進禁閉室去。這禁閉室是專為處罰學徒而設立的，有十四、五平方米，裡面黑洞洞的，陰森可怕。

“跪下！”資本家野蠻地把學徒按倒在地上，那學徒只穿了一條單褲，再加平日吃不飽飯，人瘦得像細竹竿，膝蓋上淨是骨頭，跪下去，就像刀削一般地痛，身子也直不起來了。

“啪！啪！……”接着資本家又用藤條狠命地向他身上抽打，一連打了三十藤條。……

這是一個學徒的遭遇。事實上，那時被關和被打的學徒是數不清的。有人說：“工廠像牢監，學徒像囚犯，自由被剝奪，望穿木柵〔zhà〕欄。”這話一點不假。

### 人若高廠 再受壓榨

“關約書”上規定：學徒要做滿一萬零八百個小

时才能滿师（每天以十小时、一年以三百六十日計算）。滿师后还得帮做二年。所以，这样的监牢生活，要坐五年。但是，学徒做夜班和加班加点的时间是不計算在內的，病假、事假却要照补。有的学徒做滿了一万零八百个小时，資本家也不准他滿师。因为一滿师，資本家就不得不給他增加一些工資。

学徒有张“工資单”，上面記錄着所做天数，有个叫“小河北”的学徒，为了怕被資本家愚弄，他請人悄悄把“工資单”上記錄的天数計算了一下，发现他已經做滿了一万零八百个小时，就是說，按规定应当滿师了。于是他拿了“工資单”到經理室去找資本家算帳。

資本家問他：“你怎么知道滿师了啊？”那学徒說：“工資单上記得很清楚，我計算过了。”他把工資单递过去給資本家看。

資本家接过“工資单”，眼睛瞄了一下。脸上忽然露出了一副凶相，奸笑一声說：“你說滿师了嗎？我說你沒滿师。好，你今天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告訴你：再延长你六个月学徒期！你愿意做就做，不愿意做

就滚！”

资本家是多么不讲理啊！这个学徒不由得怒火上升。他真想跑上前去揍资本家两下子，可是这个社会是资本家的天下啊，胳膊怎么能扭过大腿呢！他想离开这个罪恶的工厂，可是“关约书”又牢牢地把

他拴〔shuān〕住。因为“关约书”上明白写着：在五年中不准自行离厂，否则厂方有权追回。而且老板还勾结当时的反动政府，经常对学徒进行迫害。在资本家的



記帳单上,就記錄着下面一些材料:

(一)毛××脫逃出厂,已經追回,罰金津三月,充作追償車資。付胡巡長二成。

(二)張××,四〇年开除出厂,貼回洋三十五元,付胡巡長二成,計洋七元。

(三)戚××,今已要求退厂,應賠津貼數八十七元,卷帶家生費二元三角八分。付胡巡長二成,計洋十七元八角八分。

.....

看!这是多么血淋淋的罪恶記錄啊!学徒一踏进厂門,就受到資本家的残酷剝削;学徒在厂里,为資本家賣命,用自己的血汗喂飽了資本家的肚子;学徒离开厂門,还要受到資本家敲骨吸髓〔suī〕地压榨!.....

大隆机器厂,是一九〇二年創办的,本来是只有七个工人、四个学徒的小厂,到解放前夕,它已經发展成为上海私营机器制造业中数一数二的大厂,拥有几百万元的财产,雇用一千四、五百个工人。这个厂的資本家严裕棠和他的后代,常对人說他們是“勤

俭起家”的。上面这些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这个大资本家的谎言，彻底地揭出了这个大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。难道说，大隆机器厂这座“金字塔”，不是由工人和学徒的血汗筑成的吗！

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过去的血泪啊！

沈桂兴 陈永康 编写







## “店 規”

解放之前，一个商业资本家，为了便于剥削，竟然自己制订法律，要店员、学徒遵守。这法律就是“店员规例”，俗称“店规”。它有一百十七个条目，“条条店规如鎖鏈〔liàn〕”，把店员和学徒，从头到脚，牢牢鎖住……

## 一只紅木柄的擲头

上海“老协大祥綢緞呢絨棉布庄”，是块金字招牌，看上去，閃閃发光，十分漂亮，可是誰能知道，在这块金字招牌的后面，却原来隐藏着多少人的辛酸泪啊……

“协大祥”里有个学徒，姓周，人很瘦小，个头不高，他和别的店員、学徒一样，每天要把进店的箱装、包装貨物捐〔qián〕到楼上庫房里去；櫥窗里的貨卖空了，又要不断从庫房里捐下来补足。这种活很沉重，整天要做十三、四个小时，除了吃飯略坐片刻外，再也沒有坐着工作的机会，更談不上休息了。吃完晚飯，他还要拖地板、倒痰盂、給資本家做零活，一直干到深夜十一点钟，才能去睡觉。他睡的是硬地板，沒有床，摊上条席子就算是个“床鋪”；天寒地冻，盖着一条破棉被，常常冻得半夜里醒来。因此他被折磨得不成样子。

这天，他睡了沒有多少时候，突然“啪！”一声，有个又硬又凉的东西落下来，打在他的头上。他惊叫一

声，猛醒过来，可是睁开眼睛一看，屋子里黑洞洞的，还看不清楚什么。他以为是自己做了恶梦，翻了个身，又睡去了。

“啪！”又是一个又硬又凉的东西打在他的头上。这会更响更重，他痛得“哎哟”叫了一声。接着他听见旁边有个沙哑的狗叫似的声音：“死猪，

貪睡！还不快爬起来！”一听这声音，他就知道了这是誰。他驀〔mò〕地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依稀看见了那个穿长衫的、凶恶的資本家，手里提着一只紅木柄的鋤头。啊，他明白了，打在他头上的原来就是这只



紅木柄的榔头!

“起来! 起来!”資本家咆[páo]哮[xiāo]着。这个学徒到现在只睡了四、五个小时,疲劳的身体还没有复原哩,却不得不硬撑着从“床”上(其实是地板上)坐起来,开始去做牛马般的生活。这有什么办法呢?“店规”上明文规定着:“黎明即起,深夜迟眠”。这是“法律”啊,誰敢违犯呢!

这么說来,資本家也起得很早罗? 是的,資本家是起得很“早”的。你看,他用紅木柄榔头敲醒了那个学徒之后,接着又拿起个面盆,故意弄得“叮叮当当”响起来。这是資本家創造的“起身号”,是在耍店員、学徒們通通起来去整理庫房,打扫店堂,搬移貨物。可他自己呢,等店員、学徒干活去了,他又呼呼睡大觉去了。

### 天 桥 望 儿 子

“店规”上有这样一条无理的规定:学徒家屬“不能居住本埠[bù]”,违者要被“解职”(开除)。同时规定:学徒必須一天忙到夜,一年忙到头,沒有休息,

沒有假期；并且根本不准許亲戚、朋友來訪。

有个姓洪的学徒，家住在本埠，但他不敢对資本家直說。他进“协大祥”半年多了，他既不敢回家，家里人也不敢来看他。他有个老母亲，母亲想儿心切，几次想到“协大祥”来望望他。

这一天，这位老太太硬起头皮，要望儿子去了。走到“大世界”门前的交叉路口上，她看见了“协大祥”这块金字招牌。招牌的旁边是大号霓虹[hóng]灯，虽沒开着，但在阳光映照下，仍呈现出五顏六色；櫺窗上，还挂着花花綠綠招徠顾客的大字广告。

老太太急步向“协大祥”店门口走去，可是脚还没有踏进门槛，却忽然收住了。她想起别人对她說过“店规”上的规定：家属居住本埠者要被开除！如果进去……啊，不能，不能进去啊！她像触着了电似的，急步退了回来，退到原来站立的地方。

这位老母亲的心完全凉了。眼前，是旧上海的花花街头，行人，车辆，川流不停，一片“繁荣”的、但却是乌烟瘴气[zhàng]的景象。她看着这，心都快要

碎了。啊！这是什么世界啊，难道连母子见面的自由都没有了吗？



是的，沒有！在旧社会里，劳动人民是沒有任何自由的！

那么，讀者一定会問：这母亲到底看到了儿子沒有呢？告訴你：看是看到了，不过，这是在一种极其悲切的气氛中看到的！

原来，这位母亲发现“协大祥”的旁边就是上海有名的“大世界”，“大世界”里有个天桥，天桥很高，居高临下，可以看见“协大祥”店堂里的情景。于是她拿出身边仅有的一点錢，买了张门票，走进“大世界”去，走到天桥上去。从天桥上，她看到了儿子，但是却不能同儿子說上一句話。她看见儿子那被折磨得瘦小干癯的



样子，那憔悴、难看的面容，她不禁难过地流下泪来了……

### 吃饭和看医生

学徒干的活又沉重，时间又长，但是常常连肚子都吃不饱。

有一天，资本家和他的几个朋友（也是资本家）一起吃饭，要一个姓姚的学徒去“排饭”。这个学徒把桌凳放好，把筷子摆好，把一只只空碗盛满，侍候资本家们吃饭。然后他自己才能捧起饭碗来吃。

“添饭！”他刚扒上两口饭，资本家把一只空碗伸过来了。他只好放下自己的饭碗，为资本家添饭。这碗饭刚添好，另一只空碗又伸过来了。……就这样，他给这个添了又给那个添，自己简直没有机会拿起饭碗吃饭。等到资本家们吃得差不多了，他又得去打洗脸水，绞毛巾给资本家们擦嘴。干完这些事情以后，规定开饭的时间过了，饭司务来收碗筷了。

过了开饭的时间，店员、学徒是不准吃东西的。这些在“店规”上有规定。有个叫毛庆宝的店员，因

为肚子实在餓得难受，就出去买了一只大餅吃，不巧被資本家看見。他不但給資本家臭罵一頓，还差点被开除出去。

店員、学徒們这样遭受折磨，天长日久，个个骨瘦如柴，生病的人渐渐增多。有个姓李的店員，一天，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就在一块叫“作輟(chuò)牌”的小黑板上，写上“病臥”二字作为請假。資本家知道以后，马上請来医生，給他看病。

資本家哪来的“好心肠”呢？原来，資本家打的完全是自己的鬼算盘。因为，医生一經請来，就得付給

診治費和

医药費。

而这資本家是不管的，全部費用要由病員自己負擔。可是他們





拿的工錢連自己家屬都无法养活，哪里有錢看病呢？因此只好帶病工作。这样，資本家既做了“好人”，又达到了他的陰險目的。

有的人真的得了較重的病，資本家就想盡一切办法把他辭退。有个叫袁云甫的店員，工作了半年左右，染上了肺病，无錢就醫，只得边吐血边工作。他怕被資本家发现了要停生意，悄悄把吐出来的血从地上抹去。到后来实在支撐不住了，才請假回到乡下养病。过了一个月，病还没有完全好轉，可是資本家的催促信到了，信上說：“店中业务忙碌，希于五日內到店服务，否則尊缺未便久悬，惟有另行他补。”袁云甫知道，“店規”上有規定，滿一个月不回店去，就要被开除。因此他不得不抱病回到店里，勉强工作。这样过了不久，就被折磨死了。

### 条条店規如鎖鏈

“协大祥”的店規，共有一百七十七条。除了上面写到的几个方面之外，还有：

不准留头发

不准穿球鞋  
禁止会客  
禁止看书看报  
不准看戏  
不准抽烟  
不准高声说话  
.....

如此左一个“不准”，右一个“禁止”，在厚厚的一本“店规”中，到处都是。而且上面还写着：“如有不到之处，由經理临时决断之。”“本号全体店員皆有绝对服从經理之义务。”誰如果违犯了“店规”，就要遭受毒打、罰款、記大过，直至开除。店員、学徒进了店，就像进了沒有鉄栅栏的監獄，一切自由都被剝夺了。真是条条店规如鎖鏈，店員和学徒就是在这条条鎖鏈束縛下的奴隶，任凭資本家剝削和宰割。

### 重見天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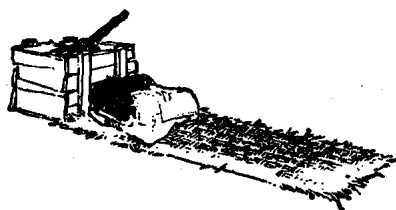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終於解放了，党和毛主席的紅太陽照进了“协大祥”。“店員规例”废除了，縛住店員、学徒手脚

的镣(liào)铐(kào)打碎了，无形的铁栅拔掉了。

公私合营之后，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职工直接参与了对企业的经营管理，真正成了商店的主人。生、老、病、死也都有了保障。现在，营业员们都懂得他们做商业工作，就是干革命，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这些年来，他们总是实事求是地介绍商品，为消费者精打细算，节约每一寸用料。他们经常收到顾客的感谢信，称他们是“在党的领导下，真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营业员”。

社会变了，店员们的地位也根本改变了！

陆品山 撰写





### 牌子上的花样

在解放前的一家工厂里，工人干活的时候，头颈上要吊一块牌子。这牌子叫“工牌”，分成许多种类，上面还有号码。为什么要吊牌子呢？原来，这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个花样……

在上海黄浦江畔，外白渡桥旁边，有个蛋品加工厂。解放前是资本家开的，叫“茂昌蛋厂”。

“茂昌蛋厂”大资本家郑元兴是浙江宁波人，初到上海时，随身带了一条破棉花胎，拖了一双破布鞋。后来，在一家蛋行做了几年。由于他学会了一套剥削的“本领”，又刮了一笔民财，在一九二三年开办了这个厂。当初，只是一个弄堂小厂，有几百平方米的房子，雇用一百多个工人。可是到后来，郑元兴却变成了有十一个大工厂、企业的资本家。在上海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都有分厂，在英国伦敦还有公司。

只不过二十年光景，这个资本家为什么发展得这样快呢？这里还得从牌子说起。

蛋品加工行业，是有季节性的：有时忙，有时闲。资本家就根据这一特点，想出了一套“独特”的剥削手法：大量地、长期地雇用临时工人。例如照蛋部有一百多个女工，除了三个工头之外，全部是临时工人。

每个临时工人，都有一只纸折子，早上上工前，向工头换一只牌子，干活的时候，把牌子吊在脖颈

上。牌子有两种：紙牌和銅牌。紙牌又分成白牌、蓝牌、黃牌、紅牌四种；銅牌又分別用白綫、蓝綫、黃綫、紅綫拴着，加以区分。这四种紙牌和用四种不同顏色的拴綫绳作标记的銅牌，就表示着八个等級。資本家把临时工人分成为临临时工、短临时工、临时工、基本临时工、特別临时工等多种，要他們分別按不同的等級挂不同的牌子。挂四种紙牌的临时工人，有的每年只能做三个月左右；挂銅牌的临时工人，最多的每年也只能做十个月左右。其余的那些時間都是失业在家里。

資本家雇用临时工人，可以付出最少的工資，获得最廉价的劳动力，进行最残酷的剝削和压榨。那时候，一个长工的工資每天一元多，而一个临时工人的工資，有的每天只有三角八分，只抵长工的三分之一。有个姓张的老工人回忆說，她在这个厂里断断续續干了二十多年，每天的工資只加到四角八分；全部收入，連个婆婆也养活不了。因此临时工人常常吃了这頓沒那頓，生活非常困苦。

資本家逼迫工人把牌子吊在脖子上，是对工人

絕大的侮辱。牌子不但分成好多等級，而且上面還有號碼，資本家和工頭一看這個工人掛的牌子，就知道他的等級和姓名，就可以監視工人勞動，對工人進行統治、分化和迫害。那時，資本家豢(huàn)養的狗腿子名目繁多：大工頭有監工、拿摩溫、副頭；小工頭有十二頭、二十四頭。他們——尤其那些大工頭們，就像毒蛇一樣，整天在車間里走來走去，無故責罰工人，動不動就是給工人“摘帽子”（工人停生意管叫“摘帽子”），把工人的牌子收去，逼使工人失業。

有一天，資本家逼迫着工人加班加點，從早上六點鐘一直干到晚上九點多鐘。工人們沒有準備夜飯，個個餓得發慌，等到他們聽到工頭吹了放工哨子，往外走出時，放在磅秤上的一只流青蛋盤不知怎麼撞翻了。工頭不分青紅皂白，猛地從人群中抓住臨時工人厲月娣，硬說蛋盤是她撞翻的，還要她賠償。

厲月娣說：“不是我撞翻的。我人在後頭，怎麼能撞翻它呢？”

工頭虎着臉說：“怎麼，你還敢嘴硬！”

周围的工人，看着都很气愤，可是工头是资本家的狗腿子，誰敢碰他一碰呢？有个工人担心地低声对月娣說：“月娣，他要找你麻煩，你就討饒，賠几块钱，保住飯碗要紧！”

可是，临时工人做工賺的錢去买米連肚子也填不飽，哪里还有錢賠償呢？再說，这是冤枉事啊，怎么可以往自己身上揽〔lǎn〕呢？！月娣坚决不能承认。那工头摆出一副杀气騰騰的样子





說：“今朝不发你工資，停工三天！”厉月娣被收去了牌子，只好回家去，有冤也沒处訴說！

資本家和工头逼迫着工人卖命，是从来不顾工人死活的。有一天，有些工头在車間里打牌賭博，竟残酷地把冷藏工人鎖在冷庫里，不讓他們出来，說是他們出来了就会“偷懶”。工人們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冷下，只是着了件破棉袄，个个冻得渾身发抖。为了不致冻死，他們只好咬着牙拚命干活，借以暖暖身子。这样，時間短还可以应付，時間一长，就支撑不住了。有的人冻得流出泪来。門是反鎖着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时，正巧碰上机动間工人开门进去測量温度，大家才侥幸(jiǎo)幸得以出来。可是过了一会，被工头看见了，工头罵道：“出来偷懶，当心收你工牌！”工人們又被威胁着退回去。

临时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，吃飯沒有食堂，工人就捧着冷飯在水門汀楼梯阶上吃。到夏天，車間里热得像蒸籠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蛋味。这个厂里有五、六百个女工，連个浴室也沒有，工人身上沾滿了臭气也沒处洗。下了班，她們只好

带着这股臭味回家。走在路上，一些闊佬碰到她們，捂起鼻子說：“‘臭蛋壳’来了！”

工人們遭受着各种凌〔líng〕辱，还要受到資本家各种花招的欺騙。那时，銅牌要比紙牌“高”一档，有的临时工断断续续为資本家卖命几年、十几年，才好容易一档档“升”上去，拿到块銅牌，照理說，他們的境况应当好一些了吧？可是不然。这里請看一个老年女



工的遭遇：

老年女工陈金娥，在这个厂里断断续续做了廿八年，结果还是个临时工。在这廿八年里，除了受资本家的剥削外，工头们还常支使她为他们洗衣、烧饭、做杂活。因此她得到了一块铜牌。有一天，她唯一的一个儿子突然得重病死了，陈金娥不得不停工一天，料理后事。第二天，陈金娥匆匆赶去上工。

陈金娥来到厂门口，颤抖着双手把纸折子拿出来，去向工头调换工牌。工头问她：“你是什么牌子，几号？”

陈金娥说：“铜牌。十六号。”

“十六号铜牌被收掉啦！”工头凶狠狠地說。

“什么，被收掉啦？”陈金娥吃惊地张着嘴巴，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。可是当她清醒过来以后就弄明白了：她的牌子确是被收掉了！就是说，以后不能再做工了。可是不做工，吃什么呢？陈金娥禁不住放声哭了起来。

资本家闻声赶来，以为出了什么事。他看到陈金娥后，假慈假悲地说：“老太婆，你年纪大了，做不

动啦，該休息休息啦！”

“不！我做得动，做得动！我拿的是銅牌，十六号銅牌……”

资本家看看用軟办法不行，就轉了一下眼珠，向工头作个手势：“叫她滾，老东西！这里沒有她的銅牌！”

陈金娥被无情地赶出门去了。她呼号着，她要活命啊。可是她喊天天不响，喊地地不应，在这样一个社会里，有哪个资本家理会她呢？……这个可怜的老工人啊，想到自己



死去了的儿子，想到今后生活沒有着落，在絕望之中，上吊自杀了。……

这是陈金娥的悲惨結局，也是这个厂里多少临时工人的悲惨結局！当資本家需要你的时候，看你年輕力壯，他就給你块牌子，拴在你的脖子上，要你为他卖命。当資本家从你身上榨干了油水，吸干了血液，他就一手收回牌子，一脚把你踢开……

牌子啊！上面浸[jìn]透着多少工人的血泪！

黑夜总有尽头。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，这个厂的工人终于见到了太阳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工人们很快成立了工会，一九五二年进行民主改革，欺压工人的工头被斗倒；野蛮的等級制度、厂规、罰规被一扫干淨。一九五四年实行公私合营，所有临时工人通通轉为正式工人，从此，工人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过去工人从事的是笨重劳动，常常肩膀磨破，露着鮮紅的肉干活。现在平地运输有车子，上下搬运有吊梯。冷藏工人穿着很厚的棉大衣和很暖和的棉

皮鞋进行操作，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冻得浑身发抖。生活条件也有了根本改善，现在工厂里有大饭厅、托儿所、保健站、休息室。工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也有了保障。几年来，党和领导对年老体弱的工人十分关心，已经有不少老年工人享受劳保，退休在家安度晚年。

这些老年工人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常常禁不住含着眼泪说：“过去我们是站在蛋壳上过日子的呀！饱尝黄连知蜜甜。要是没有党和毛主席，我们这些人，像陈金娥一样，不知要遭到怎样的结局哩……”

李玉盛 编写

